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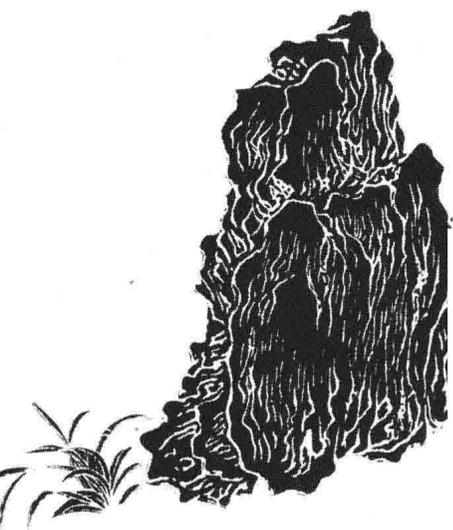
——潘知常导读《红楼梦》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潘知常导读《红楼梦》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
潘知常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5486-0894-3

I. ①红… II. ①潘…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 I 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0636 号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潘知常导读《红楼梦》

作 者——潘知常

责任编辑——曹维劲

封面设计——俞薇薇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 话:021-64515005

网 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网 址:www.ewen.co

照 排——上海教育出版社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24.5

字 数——34 万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894-3/I·110

定 价——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开篇:带一本书走天涯	1
第一讲 没有爱万万不能	19
一 爱的圣经	21
那个被叫做“曹雪芹”的人——卷我“灵魂”三重 茅——致中国人的情书	
二 从爱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	32
历史需要重新书写吗?——爱的书写如此重要 吗?——爱的眼光中,历史是何模样?	
三 从爱的角度,重新书写人性	53
计唱空城的“爱”——“终陷淖泥”的美——守望爱的 纯净眼神——美,“摇摇”地走来	
四 从爱的角度,重新书写美学	94
呵护美的“红楼梦想”——让“丑”素面朝天——“真 实”推演的悲剧	
第二讲 伟大的忏悔录	125
一 忏悔意识的觉醒	127
忏悔意识:“灵魂的清洗”——“荷花”传统:控诉与后 悔齐聚,忏悔共认罪皆无——曹雪芹:“伟大的犯人”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 二 为女性“代言” 140
“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宝珠”!“死珠”?“鱼眼睛”?! ——“我要赎我的罪!”
- 三 为女性“立言” 153
诗社闺音:女儿对世界的美丽言说——宝琴怀古:永别了,铁血! ——五美吟:“美人巨眼识穷途”
- 四 “护花使者”的忏悔 162
“护花”心态:“昵而敬之”——“侍者”身姿:“担荷人类罪恶”——“闺阁”良友:“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 第三讲 彻头彻尾的悲剧**..... 179
- 一 悲剧精神的匮乏 181
悲剧:与“无缘无故”的交锋——假冒伪劣“悲剧”:中国式冤假错案——“替罪羊”:精神的颓败遮瑕膏
- 二 《红楼梦》:悲剧意识的觉醒 186
悲剧的浮现:爱的泯灭与阙如——悲剧的预警:“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伪悲剧”批判:把“无解”之谜套入“有解”公式的大谬
- 三 可泣的悲剧 196
“欲”的悲剧:“自杀自灭”——“情”的悲剧:“万艳同悲”——“爱情”的悲剧:“怀金悼玉”
- 四 悲剧之源:共同犯罪 209
“丧钟为谁而鸣?”——“宝玉挨打”的“是”“非”账——谁动了“抄检”运动的第一张骨牌?

五 可歌的悲剧·····	215
笑着苦熬的女儿们——用“更坏”挑战“最坏”的豪放女——把青春献给了“冰山”的“白骨精”——“勇”猛成灾的“作女”——机关算尽的玩火者	
第四讲 悲悯情怀·····	247
一 同病相怜、同哭同悲的悲悯 ·····	249
揪不出“坏人”的《红楼梦》——由悲入悯的暖流——爱,不设“投档线”——悲悯,倾听的美学	
二 “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 ·····	265
史湘云:“大说大笑地走来”的憨丫头——刘姥姥:心灵和身体一样“健朗”——李纨:有一种美丽叫作“平淡”——妙玉:“蹲下”才看得见美的“高人”	
三 “有恶而可恕”者的亮色 ·····	282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多媒体型色狼的善良底色——浑小子的“真与诚”——“熬油”恶妇背后的辛酸	
第五讲 情榜证情·····	297
一 “千古情人独我痴” ·····	299
“情榜”,一项根本假设——“证情”,一场爱的赌博——爱,一种创造了生活的眼光	
二 “‘情不情’兮奈我何!” ·····	314
“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此身此心为“情”应酬不暇——“正是凭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三 未写成的“爱”	334
有“证”无“信”的爱——孱弱失语的爱人——掩面而泣的曹雪芹	
四 带着爱,上路!	345
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中国的灵魂”——大师们的美学选择——瞩望爱的未来	
附录:从“黛玉之死”看高鹗续书的失败	362
后记:《红楼》在侧,觉我形秽	381
再版后记	383

开 篇

带一本书走天涯

开 篇

带一本书走天涯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讲《红楼梦》。

《红楼梦》从问世以来就一直很热，在 20 世纪更热。你们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20 世纪有三大显学：敦煌学、甲骨文、红学。“显学”，当然也就是热门的意思。不过，最近这几年，《红楼梦》在国内尤其“热”。我有时甚至会开玩笑地说，这几年国内的《红楼梦》“热”已经“热”到了发烧的地步。

我们看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几年《百家讲坛》在推动国内的《红楼梦》“热”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很有意思的是，国内有许许多多的红学家，可是《百家讲坛》都没有隆重推出，它隆重推出的偏偏是一个作家。可能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职业敏感，这位作家很懂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尤其是中国人阅读《红楼梦》的心理：中国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特别喜欢冒充狄仁杰、福尔摩斯那样的大侦探，也特别喜欢在书的字里行间、在书的背后发现一点儿秘密。我要说，在这个方面，这位作家可是真的特别会玩噱头，动不动就会抛出一二点耸人听闻的秘闻，例如，秦可卿是清朝某废太子的女儿，是被雪藏在曹家的，等等。他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丝毫根据，可是，确实顶多也只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而且，作为一个作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家,本来他最好的解读途径应该是借助于自己的美学和文学特长,去从美学和文学的角度讨论《红楼梦》,可是,他根本就不屑于这样去做。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其实对于《红楼梦》的美学与文学讨论才是最必要的,而且也是最欠缺的。当然,一个更大的可能是这位作家的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水平十分有限,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发现这个方面的必要与欠缺。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也都是我这次要正面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只是:由于这位作家的在《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确实把《红楼梦》“炒”得很“热”,这无论如何都是他的一个贡献。

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要演员的“海选”。这次的“海选”真是厉害,把全国的很多多少男少女的明星梦全都唤醒了。很多、很多的人都去竞争,而且也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秘闻,从吸引全国人民眼球的角度,应该说,它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从拍出一部优秀电视剧作品的角度呢?我看就未必了。尤其是在已经有了一部非常成功的1987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后,北京电视台要想后来居上,如果不去苦练内功,却只想靠海选炒作的办法求胜,我是很替它捏了一把汗啊。不过,像那位作家一样,把一部《红楼梦》“炒”得很“热”,无论如何这也是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红楼梦》主要演员的“海选”的一个贡献。

此外,有关《红楼梦》书籍的“出版热”应该也算是一个当前的热点。现在你去书店逛一逛,不难发现一番如火如荼的景象,那就是:有关《红楼梦》的书特别多,多得我甚至有点嫉妒。我的专业主要是美学研究,过去书店里美学方面的书比较多,经常是好几个专柜,可是现在美学的书已经很少了,被心理学的书、社会学的书、伦理学的书挤掉了。可是,现在有关《红楼梦》的书却急剧膨胀起来,多到一个柜子都放不下,要分几个柜子放。这意味着:《红楼梦》的阅读人群在急剧膨胀。那么,《红楼梦》的阅读人群在急剧膨胀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只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红楼梦》“热”在升温,《红楼梦》“热”在发烧——也许还是在发高烧。

《红楼梦》“热”是件好事,或者说,首先是一件好事。不过,话又

说回来了,《红楼梦》“热”对我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就很可能引起你们当中许多人的误解,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人悄悄地在嘀咕,甚至在猜测:你是不是也在赶时髦?是不是也想通过讲《红楼梦》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当然不是!我的听众一向都很多,我做讲座也从来不怕会没有人来。而且,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给你们和你们的师兄师姐们讲《红楼梦》了,现在再给你们讲《红楼梦》也只是过去的继续。

不过,我猜你们中间一定又会有人想问我一个新的问题:《红楼梦》你为什么非要一讲再讲?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红楼梦》值得一讲再讲。

为什么这样说呢?具体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红楼梦》为什么值得一讲再讲呢?因为它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最重要。

我经常说:《红楼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圣经和美学圣经。对于西方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圣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红楼梦》。西方有个大作家叫爱伦堡,他讲到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一直让我很感动。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拿来形容《红楼梦》,他说:“假如没有这本书,我真难以想象,伟大的世界文学或我自己渺小的生命是怎样的。”对于《红楼梦》,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历史上,也是这样。在《红楼梦》问世之前,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一副模样;在《红楼梦》问世以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是另一副模样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借助爱伦堡的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致《红楼梦》的感谢辞和赞美辞:“假如没有这本书,我真难以想象,伟大的世界文学或我自己渺小的生命是怎样的。”

而且,关于《红楼梦》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重要”,还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来谈。

“二战”的时候,西方有两个作家在防空洞里躲避敌军的轰炸。因为整个晚上都没什么事可干,他们就说:今天晚上不如来做个游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戏,我们来排一下,看一看如果今天晚上法西斯把整个儿欧洲都炸平了,而只允许我们留下两个大作家的作品,那么,为了让后人能够只通过这两个大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了解现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与高度,我们应该留下哪两位大作家的作品呢?他们讨论了一个晚上,最终找了哪两个作家出来呢?结果是这两个人很荣幸地选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人;克尔凯郭尔,丹麦人。今天来看,这两个人选得是非常准确的。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选歌德,歌德在西方确实很伟大,可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加上东正教文化传统的作家,如果把东正教文化传统的作家也加上,那就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高于歌德的。而克尔凯郭尔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中选,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这样来看,这两个作家确实很有眼光,选了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确实就可以逻辑地再现欧洲现代文化的贡献与高度。可是,在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如果我问:如果只允许我们民族保留一本书,那么,究竟是哪一本书才能够逻辑地再现中国文化的贡献和高度呢?答案当然是各有千秋,但如果让我回答,我肯定会说——选《红楼梦》。

我过去上课的时候还经常问你们的师兄师姐们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安排你到一个孤岛上独自生活一年,只允许你带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读物——当然还要带自己专业的书,例如地质学的、化学的,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你会带一本什么书呢?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可以测试出一个人的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真实水平的。这就好像现在让你上一个孤岛去,但是只准你带一个人,恐怕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非常肯定地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也就是自己所爱的那个人,开个玩笑,连老爸老妈可能都顾不上喽。为什么呢?就因为自己所选中的另外一半就是自己所认为的世界上最美好的所在。在选择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书籍,那一定也是你的最爱啊。好了,既然如此,现在就轮到你们来回答了,你们会选什么书呢?选唐诗?选《论语》?选《庄子》?你们的这些答案都挺好的,可是,你们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什么书吗?《红楼梦》。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半

部论语治天下”，我还想补充一句，我们还可以“带一本书走天涯”，这本书，就是《红楼梦》。

当然，我也得实事求是地说，在2000年以前，我的回答也还不是这样的。在2000年以前，我给你们师兄师姐们上课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我选的还是《庄子》。但是后来在美国待了几个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有所不同。我逐渐发现，《庄子》这本书，是中国文化的“头”，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源确实离不开《庄子》，因此在《庄子》身上蕴涵的中国文化的遗传密码是最多的，可惜，其中还包含了许多的中国文化的缺点。用我经常说的话，它是带病毒的，需要杀毒。而《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尾”，是中国文化的高潮和最光辉灿烂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花开得最灿烂的那一朵，就叫作《红楼梦》。中国文化最美好的那些东西有很多都是在《红楼梦》里。在中国文化里能够最经得起看、最耐读而且也有人百读不厌的书，我认为首先也正是《红楼梦》。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这样来强调《红楼梦》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读红楼梦，就不是中国人；读不懂红楼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而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南京人，曹家也在南京居住过几十年，小说里写得最精彩的人物就是“金陵（南京）十二钗”，因此我还经常对我南京的学生们说：作为一个南京人，如果不读《红楼梦》的话，那实在是“过”不可赦。呵呵，不要紧张，这样说可能是有点儿夸张。其实，我想说的无非还是：南京人更应该认真阅读《红楼梦》呵。

这样一来，结论当然也就水到渠成了，《红楼梦》既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最重要，它当然应该、也必须一讲再讲了。

第二，《红楼梦》为什么值得一讲再讲呢？还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经典。

那么，什么叫文化经典呢？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终身阅读的作品。西方有一个大哲学家，中国人对他比较熟悉，叫尼采。在我们的印象中，尼采好像是个不看书的人，甚至有人觉得：尼采，不就是个疯子嘛，他的贡献就是跑出来宣布——“上帝死了”。其实没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有这么简单,尼采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呢。尼采当教授的年龄是多大呢?26岁。显然他也是非常用功、非常勤奋的。就是这个尼采,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经典著作就像一口古井,你只要把你求知的桶放下去,就肯定可以打上真理的泉水。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

《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口古井”。

中国有一个古人,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作:“以《汉书》佐酒。”就是说,一边读《汉书》一边饮酒。读到这一段,就感叹一声“写得真好”,于是就喝一口酒,再读那一段,又感叹说“写得真好”,于是再喝一口;还有一个中国文人也说:“痛饮酒,熟读《离骚》。”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痛饮酒,熟读《红楼梦》”,也还应该“以《红楼梦》佐酒”。因为《红楼梦》里面可以用来下酒的地方毫无疑问肯定是太多太多了。中国古代那位老先生,他读《汉书》都能够下那么多酒,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活到了《红楼梦》以后,而且“以《红楼梦》佐酒”,那他肯定要喝到醉倒了啊。《红楼梦》里有很多的细节,比如甄士隐解“好了歌”、比如“黛玉葬花”,比如“晴雯撕扇”,比如探春慷慨激昂地陈述“自杀自灭”的高论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佐酒的。这也就是说,《红楼梦》就像“一口古井”,我们是完全可以常读常新的,而且,每一次我们翻开它,都一定不会空手而归。

因此,我才会说:《红楼梦》值得一讲再讲。

下面,我还想结合我的讲座,把《红楼梦》值得一讲再讲的理由讲得更具体一点。

各位知道,现在关于《红楼梦》别人说过的已经是许多许多了,那么,我究竟在《红楼梦》这“一口古井”里打出了什么样的“真理的泉水”?以至我仍然敢于走上讲台一讲而且再讲《红楼梦》呢?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发现:尽管关于《红楼梦》别人已经说了许许多多,但其中最最重要的却似乎还没有被说到。

在过去,关于《红楼梦》,国内常见的主要是这样几种讲法。

第一种讲法。我把它叫作“为考据”的。这是1949年前《红楼

梦》研究的主要方式。1949年以前,中国人讲《红楼梦》采用的大多是为“考据”的方式。为“考据”的讲法包括哪一些呢?一是“索隐派”。什么叫“索隐”呢?它在看《红楼梦》的时候,看见秦可卿就去猜测秦可卿影射的是谁,看见林黛玉就去猜测林黛玉影射的是谁。他主要不讲《红楼梦》本身,而去讲《红楼梦》所“隐”之人,所“隐”之事。也就是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密电码,看作一段被隐去的历史,借此去还原其中被隐去了的历史的真相,这就叫“索隐派”。

再概括一下,索隐派研究的是什么呢?它研究的是作品与历史的关系,也就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哪些人物是对应的。这就叫作索隐派。而且,索隐派,我们在《红楼梦》研究史里,又把它称作“旧红学”,也就是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旧红学。索隐派的主要手法就是“侦探”。由此,你们是不是看出了一些什么?是的,前面我介绍的那位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继承的就是索隐派的思路,因此在学术思想上他整整倒退了九十年,可卿所隐何人?废太子的女儿。所隐何事?宫廷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如此而已。本来《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产品,可是,他却习惯于回过头来去看它的产地。这就好比对着一碗米饭追问“大米是产自哪里?”“大米前身是谁?”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根本没人能说得清。而且,即便能说得清楚,意义也不大。

第二条研究思路叫“考证派”。索隐派是研究作品与历史的关系,考证派呢?是研究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们如何讲《红楼梦》呢?他们把《红楼梦》讲成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是曹雪芹的自传。这种研究方法,我们称之为“新红学”。新红学是从胡适开始的。他们研究《红楼梦》就是研究《红楼梦》与作家的关系。虽然,我们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意义,但它也并非最重要。因为,当文学作品成为文学作品之后,我管它是谁生的呢?应该更重视作品,更重视作品这个文本,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可是“新红学”却不关注作品,只关注写作品的作家。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个比较,如果把索隐派的主要手法比作“侦探”的话,那么考证派的主要手法就可以叫作“考古”了。

第二种讲法。我把它叫作“为社会”的。这是1949年后的一种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

研究《红楼梦》的方法,最典型的讲法,是讲《红楼梦》是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反映了中国的阶级斗争史,《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历史,等等,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的评价吧?可惜,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种讲法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当然,它也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说了什么”。这种讲法的代表人是李希凡、蓝翎。顺便说一句,如果从学习《红楼梦》的角度说,那我应该算是蓝翎先生的学生。因为他是我的大学老师,我本科时候的明清文学史就是他教的,而且我私下向他请教的也比较多。可惜,他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在这里,我要向我的老师蓝翎先生表示深切的悼念。不过,我也要说明,实际上,对于蓝翎先生的研究路子,我是完全不赞同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对于我的另辟蹊径,相信蓝翎先生一定会理解的。

第三种讲法,我把它叫作“为文学”的。很多中文系老师就喜欢这样去讲《红楼梦》。其中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评点和题咏。有很多人讲《红楼梦》走的就是评点的路子,再者就是题咏,为林黛玉题首诗,为贾宝玉题首诗,等等。还有一派是作品分析。我们许多讲文学史的老师特别喜欢讲什么呢?《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红楼梦》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的人物性格,《红楼梦》的语言描写,等等。这种讲法对于学习写作是很有用的,比如说,《红楼梦》里有这样一句话。“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这是写谁的?林黛玉,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去写呢?因为对于写人物来说,最不高明的办法就是客观描写,原因在于一旦用客观描写的方法,就会限制住人们对她的审美欣赏。比如,如果说她是圆脸,那么喜欢瓜子脸的人就会不太喜欢她了,如果说她是瓜子脸,那么那些喜欢圆脸的人就会不太喜欢她了,是不是?那么怎么办呢?不如就通过最喜欢她的人的主观的眼光去描写她。不写她长什么样,而去写别人怎么看她。“似喜非喜含情目”就是宝玉眼中的林黛玉。这是一种很成功的写作技巧。

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这样写的,他没有一开始就正面去描写宝玉,他首先是写冷子兴口中对宝玉的介绍;接着写黛玉在家中听母亲所讲的宝玉,然后才写黛玉眼中所见的宝玉;继而又写警幻仙子对宝